



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地环儿,我喜欢这个名字,形象又好听。吃过地环儿的人很多,这么叫它名字的,估计没多少地方。它被称为甘露子、宝塔菜、螺丝菜、地蚕、地牯牛、土虫草、地笋等,这种唇形科植物的根茎,遍布南北,名字也多得数都数不过来。

地环儿一年两熟,霜降前后是最佳采挖期,这个时候的块茎已完全成熟,白白嫩嫩、口感甜脆,也存放得住,可以存放三四个多月不坏。春季也可采挖,但这个时候的块茎还没有完全成熟,风味和甜脆度比秋后要差一个层次。这个时候,北方地里的菜还没长出来,三餐寡淡,把它挖回来当菜吃,也是美味。

地环儿的做法和吃法也很多,凉拌,炖排骨,炒鸡蛋,单纯泡制,都不错,各地有各地的做法与吃法。在我们老家,主要用来与辣椒浆同腌。腌了地环儿的辣椒酱风味独特。

霜降前后,地里的辣椒成熟了,红的多,青的少,红的青的,熟透得像挂了一层釉,泛出光来。摘回家,晾晒在竹席上,晒两三次太阳,干了水汽,摘去蒂,在石磨

上磨成浆。喜欢吃细浆的,就多推一道磨,喜欢粗浆的,就少推一道。纯红的辣椒推出的浆鲜红,掺了青辣椒推出的浆颜色不怎么好看,但口味也不差。

头一场霜落过,万物萧瑟,山上的树叶红红黄黄,秋天一天比一天深远。翻开土,地环儿蚕一样露出来,大大小小,清清爽爽,挑那些大个

的,捡一筐回家,小个儿的,就再埋起来,留作来年的种子。倒也并不留种得多,来年就长得多,零零落落留那么几个,来年也能长出一大片来。地环儿繁殖的秘密没人搞得清。采挖回来的地环儿洗干净了,也晾晒两三次太阳,就可以与辣椒浆一同腌了。

做法是在一口罐子里,放一层辣椒浆,撒一层地环儿,再放一层辣椒浆,再撒一层地环儿,如此反复,直到感觉满意为止。辣椒浆鲜红,地环儿雪白,让人心爱得心疼。罐子不能装得太满,罐口要留出两三寸的空间,它们发了酵,膨胀了,会溢出来。装满了辣椒浆与地环儿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浇一瓶白酒,或浇一层麻油,封上口,半月过去,就能吃了。老家人说,辣椒一道菜,说的就是它,也能上得大席面。二三月间,青

黄不接,家里来了客人,煮一碗挂面,端一盘地环儿辣椒酱,也不丢人。有一种叫洋姜的东西,却不是姜,做法和吃法与地环儿差不多,形状也相似,只是块头大许多,产量也就不可相提并论。有的人家没有种地环儿,就用洋葱腌辣椒浆,口感也好,但抗不住辣和盐的侵蚀,颜色发黑发暗,不像地环儿,永远保持莹白的本色。

有一个女同学,初中三年我们一直同桌,人长得清秀,名字也好听,叫金环儿。那时候,乡里乡亲的,小名大于学名,连老师也这么喊。不知道她父母是不是受了电影《朝阳沟》的影响,和主人公一银环的名字就差一个字。初三最后一学期,她家里给她找了个婆家,男方家是种地环儿的大户,他家把地环儿都卖到了扬州。扬州小菜天下闻名,地环儿到了扬州立马身价百倍,他们家也因此发了小财。金环儿有了婆家这事不知道怎么在全校就传开了,全校三百多人,至少有二百人知道了这事,同学们有喊她金环儿的,有人喊她地环儿的,慢慢地,地环儿就取代了金环儿。

金环儿辍了学,回家帮父母干农活,同学们就见不着她了。

不久,听说她又生了病,也不知什么病,不言不语,痴痴呆呆。她父亲让我们几个同学去看她,她的房间墙壁刷了白灰,粉白粉白的,连窗帘也是白色的。她脸色苍白地坐在床上,呆呆地看我们进来,也不说话。我们喊她名字,并每人献上糖果、丝巾、发卡和各种好看好吃的。金环儿从床上跳下来,给我们倒水,她用野蔷薇花瓣泡一种茶,很香,很好喝。那一天,金环儿又回到了金环儿,我们都无比快乐。

金环儿后来没有嫁到那个地环儿大户家,嫁到了南方。她出嫁那天,我在新疆某座山上被机器声环绕。后来听家里人说,金环儿那天真漂亮,比《朝阳沟》里的银环还漂亮。

今年春天,我突然收到一个快递包裹,打开来,是一包蔷薇花瓣茶。里面夹一张纸条,长长一段文字,大意是说,她读到了我的书,那些文字让一位失所之人回到了故乡,回到了少女时光。

我偶尔会泡一杯蔷薇花茶,蔷薇花的香气袅袅娜娜,升腾漫漈,穿越连接好多事物。医生叮嘱过尽量少喝茶,这么大一包,要喝到很久很久之后。

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 ygb@xmw.com.cn, 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

边看边聊

如今,上海人也说“伴手礼”这个词了,先前是不这样说的,这词流行沪上也就十来年时间。想不出与“伴手礼”对应的上海话怎么说,过去到外地走亲访友,说得很直截了当,就叫送点东西,带上些上海特产,譬如大白兔奶糖、城隍庙五香豆、沈大成条头糕。除了吃食,拿得出手的东西还有友谊雪花膏、素素功墨汁、石库门上海老酒。有一年,我家邻居要去内蒙古包头探望多年未见的支援三线的姨妈,送点啥东西呢,七邻八舍纷纷献计献策,最后带到了上海丝巾、凤凰珍珠膏、裕华碳酸浴皂,据说这些东西在姨妈那里引发了小小的轰动。

确实,“伴手礼”这个词起源并流传于闽南一带。清代连横所著《台湾语典》中已有相关记载,“伴手礼曰伴手”,指赴亲友之家时携带饼饵作为相见之礼,“谓手之以相问讯也”,所以,亦有“手讯”“手信”之称。上海与闽南及港澳台地区交流日盛,“伴手礼”随之也便渐渐融入了上海话中,可见上海还真是“海纳百川”。

倘若再往前溯,“伴手礼”源自古人“伴礼”的传统,强调携带礼物陪伴归来的礼仪。华夏民族向来讲究人情世故,有着浓厚的人情味,乡里乡亲间,凡出外或是回乡,为表关怀与礼节,都会携带随身的小礼物送给亲友,不然会觉得礼数不周。这些伴手礼并不是什么价值不菲的名贵东西,而是代表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系,承载着对亲友的关爱、思念与祝福,是一份诚挚的心意,也是一座联络情感的桥梁,可谓礼轻情意重。

虽说伴手礼是“随手”的,但却真不能随意,也随意不得。伴手礼也称“丹禄”,古时候,尽管人们生活困苦,可每逢过节时,还是会用心准备礼物送给亲友。这些礼物不是随手买的,而是人们用平日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精心挑选的,或者是自家生产而特意积攒存下来的,如同炼丹一般,这份情意经过深思熟虑和萃取提炼。伴手礼在闽南话里又叫“等路”,意思更侧重远方归家者的礼物。通常农历正月初二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之日,那天,女儿会将备好的“等路”和红包分送给长辈、邻里或小孩,而娘家会回赠鸡腿给女儿,若是女儿带回外孙,外祖母还会用红绳系个铜钱挂在外孙脖子上,以示祈福保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南洋华侨回乡探亲时,在村口分发“等路”是常见的场景,他们是走了长路从远方归来的人,而那些等待在村口期盼着分到小礼物的孩子则是“等路虫”。

伴手礼除了亲手相送,最大的特点莫过于须是“当地特产”,诸如特色食品、手工艺品、具有地方象征符号的各种纪念品,不然,就无从凭借礼物来分享旅途或地域体验,也无从分享家乡味道,寄托乡愁与亲情。如此一来,伴手礼便被赋予了文化的涵义和价值。现在,不仅“伴手礼”这个词在全国各地都叫开了,而且每个地方都各显神通——闽南伴手礼有鼓浪屿馅饼、太祖贡糖、土笋冻、红砖古厝茶器;北京伴手礼有稻香村糕点、天福号酱肘子、六必居酱菜、景泰蓝艺术品;成都伴手礼有老妈兔头、郫县豆瓣、张飞牛肉、竹叶青茶、蜀绣制品;郑州伴手礼有新派红枣、道口烧鸡、登封芥菜、黄河澄泥砚;沈阳伴手礼有不老林糖、老龙口白酒、盛京老八件、沈阳羽毛画……

前几天,我张罗着去国外探望老朋友。因朋友是文化人,所以我想好了带上英雄钢笔、朵云轩文袋,至于别的东西,我打开手机搜索,“上海十大伴手礼”扑面而来,其中竟有凤梨酥,想想连“伴手礼”都入了上海话,凤梨酥落地沪上也顺理成章,且能彰显海派的匠心独运。我问了朋友,他选择了百雀羚面霜和大白兔奶糖,他说百雀羚里有“灵”的沪语乡音,而大白兔奶糖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

游龙戏水 (水墨画) 赵政伟

到了泗阳,才知道这里称为杨树的故乡。杨树不是中国常见的树种吗?如何专程泗阳?泗阳的朋友老余说,你来了就知道了。

先看到四棵大杨树,堪称树中伟丈夫。几个人上前,也搂抱不过来。树冠遮蔽的绿荫,简直把一片天地遮严。杨树还能长成这样?小扇子一般的树叶,噼啪啪啪拍打着风和阳光。让人一见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泗阳看来的人多了,就在大树旁建起了一座杨树博物馆。

第一次听老余说杨树博物馆,还以为听错了。杨树博物馆?是的,老余带着一种自信与自豪,这是国内也是全球唯一的杨树博物馆!在博物馆里,杨树的元素比比皆是。我看到粗壮的木化石,其中高3米、重2吨的竟是杨树硅化石。老余说,1.5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,地球上就已经出现杨树。杨树成了人类的好朋友。唐代李白就写下“驿亭三杨树,正当白下门。吴烟暝长条,汉水啮古根”的诗句。说起杨树,老余如数家珍,他踌躇满志,正在写一部关于杨树的纪实文学。

泗阳的杨树

王剑冰

泗阳有着京杭大运河,河水清澈而宽阔;泗阳还有古黄河,就是黄河故道,里面的水也是清且涟漪。水带来两岸的沃土,土地上生长着绿色的秧苗。水与秧苗间,是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树木,最多的就是杨树。让人感到,杨树对泗阳有一种特别的感情,或者说,泗阳人对杨树有一种特殊的偏爱。

泗阳大批量种植杨树的历史,是在1975年。那个时候,苏北的泗阳影响力很小。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,目光都瞄向了苏南和苏中。发展农业,种植树木,成为泗阳必由的选择。他们最早在国内引种了6个杨树品种,后来又引种更加优质的黑杨品种,建立农场和苗圃,以致做成了产业。

那些年,经运河和陆路,向周边地区和十余个省份提供的种苗,有4000多万株。许是歪打正着,随着时代的发展,苏北早就起来了。泗阳呢,大量种植的杨树,成了泗阳最好的名片。覆盖率达到了

全国平原地区之最,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氧吧。480多万立方米的蓄积量,使得中国林学会给泗阳挂上了“中国杨树之乡”的牌匾。

俗话说,树大招风,你看,那风传得哪里都是。意大利、俄罗斯、法国、加拿大,世界各地的杨树爱好者、研究者,都随着风奔泗阳来了。绿化专家们走遍了泗阳大大小小的河流,长长短短的道路,条条块块的田地,而后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

国际林联组织杨柳组主席布莱恩·斯坦特博士就说:我要告知世界,地球上长得最好的杨树在中国泗阳。这下子,“离开都市人海,走进泗阳林海”,成了人们乡村体验和生态休闲的特色追求。孩子们到这里来研学,高兴得不愿走。小鸟成了杨树的伙伴,这里那里不停地唱。

车子离开泗阳,一路上,一排排杨树就像整齐的列队,好不威风。眼前不禁晃动着四棵巨无霸的身影,晃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在杨树博物馆前欢笑的合影,晃动着泗阳人谈起杨树的自信与自豪的神情。

一芽知春

聂顺荣

以最微弱、最坚韧的姿态,悄悄把整个春天,捧到人们面前。

天刚蒙蒙亮,母亲便提着竹篮走向菜园。经过一夜细雨,泥土松软湿润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香。田埂边、菜畦间,那些蛰伏了一冬的草木,终于耐不住暖意,争先恐后地萌发。荠菜、马兰、苦苣、茵陈,一丛丛、一簇簇,贴着地面舒展新叶,嫩得能掐出水来。它们不像花朵那般夺目,却以最谦卑的姿态,扎根在泥土里,把春天最本真的气息,悄悄释放。

古人向来偏爱春日新芽,将其视作时序的信使、自然的清味。《诗经》以“春日迟迟,采芣苢”写尽春日采摘的温柔;杜甫踏青而行,一眼便望见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;苏轼一生偏爱清鲜,尤喜春日嫩芽野菜,在诗中写道:“蒔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。短短一句,便把春日的生机、山野的清新、人间的烟火,悉数写尽。

七夕会

年前去了一次杭州,同行一位老作家在宾馆附近的湖滨夜市,买了件造型别致的小和尚伏地作揖的木雕,甚是可爱。

记得那天晚餐后,我们陪老作家出外走走,并没有购物想法。随意中发现西湖一侧有小夜市,而且大多是杭州市伴手礼和小件工艺品,碰巧觅到了这件木雕,老作家颇多喜爱。他应该当时就想好,家里有两尊佛雕,正等着小和尚上前作揖呢!有趣的人总会产生有趣的事。我们这次游杭州,天气不太好,尤其那天去塘栖古镇,更是冷雨绵绵,有点扫兴。可一位会拍照的同伴却不以为然,他借着雨意,为大家抓拍了不少很出彩的照片。其中一张他自己非常喜欢。画面为:横跨古运河的七孔广济桥沧桑厚重,暗红色的石板,在雨水的浸湿下,泛着浅浅的光亮。平日人头攒动的桥面,只有我们四人,打着伞转过身,前后错落落地注视着远方。四把雨伞,犹如四只翩跹的黑蝴蝶,带着各自的梦想,游弋在美丽的江南水乡。我给这张照片配了个名字:“古桥冷雨映诗情”。

因为阴雨,游人极少,我们一众只游了半圈塘栖古镇就准备回去。临行前,有对夫妇执意要买土特产分送大家,众人相劝

无果,先走了。顷刻,只见丈夫右手撑伞,左手提“土特产”;妻子左手挽丈夫,右手拿“土特

古桥冷雨映诗情

顾定海

产”,迎风顶雨,一路急切地追赶同伴。还是这位抓拍者,面见此景,“咔嚓、咔嚓”两张照片,记录了这难忘的“雨中情”。

晚餐小聚,有同伴戏言总结:因为雨,塘栖古镇游兴大减,印象平平;也因为雨,本群喜获摄影佳作多幅。由此,今日塘栖游不冤。说来也巧,这次杭州小游,还遇一事,境界与上述两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第一天车到宾馆已经下午,几位老同志不想动了,只有我和一位年龄相仿的有兴致到湖边走走。我们信步来到雷峰塔对面的净慈寺,此寺有两大看点:一是济公和尚,二是西湖十景之一的“南屏晚钟”。大凡寺庙,都有钟楼鼓楼,为何净慈寺的钟声,能成西湖十景呢?关键是净慈寺背靠多穴多洞的南屏山。所以,晚钟敲响时,钟声穿越穴洞回荡,悠远清扬,经久不息,声传大半个杭城。我买了一张票,10元敲一下,果然钟声浑厚浓郁,但要领略南屏山的回响,如今或只能在寂静的夜晚用心情去体悟了。走出净慈寺,迎面便见雷峰塔。突发猜想:“雷峰夕照”取名时,与“南屏晚钟”相似,大概也含顺势而为吧。雷峰塔矗立湖边,夕阳西下时,长长的塔影正好落在美丽的湖面。倘若不在湖边,“夕照”两字,就没有如今的诗情画意了。

顺势而为,是逻辑更是一种境界。它可以把无趣转化为有趣,把黯淡点燃成光亮,把普普通通的常见,琢磨成意想不到的发现。庄子《庖丁解牛》云:“依乎天理,批大郤,导大窾,因其固然。”庖丁尊重规律,顺牛筋络下刀,以无厚入有间,游刃有余也。如果你热爱生活,不仅要“顺势”,更要努力“为之”。